

# 留守兒童與鄉村教育的思考

## ——紀錄片《村小的孩子》

● 蔣能杰

先說一下這篇文章的名字，我大學畢業後，曾回老家湖南新寧多年，拍攝了一部鄉村題材紀錄片，關注老家的留守兒童和鄉村教育。我陸續堅持跟拍了五年，最後剪出一部95分鐘的紀錄片，片名就叫《村小的孩子》(2014)①。

事實上，我也是一名從村小學走出來的孩子，而這部紀錄片跟拍的就是我母校。我和母校的這群孩子，差不多相隔正好二十年，接下來的文章，可能更多的是關於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的對比，還有就是我對鄉村現狀的一些個人思考和解讀。這篇文章更多是基於我的觀察和了解，發表一些自己感性的認識，並以我生活的鄉村為樣本來分析。

### 一 拍攝緣起

寫文章對我來說壓力很大，雖然之前也曾做過文學夢，中學時癡迷文學，看了不少文學小說，後來萌生當作家的想法。大學時發現自己文筆不

好，寫的小說常遭遇退稿。當時，我對電影和紀錄片產生濃厚的興趣，之前看過的小說很多被改編成電影，促使我在大學時期確定目標，一定要拍電影。確定目標後，先從門檻較低的紀錄片開始入手，堅持到今年，正好第十個年頭，我也就習慣了用影像去表達和思考。

我是村裏走出來的大學生，雖然學校很一般，好歹受過高等教育。不過老家鄉村能考上名牌大學的人很少，現在就更少了。鄉村現在都流行一種「讀書無用論」，中國教育底層處於一種放棄的狀態，中層就比較焦慮，很多有錢人直接把孩子從中學時期就送出國外。記得我的紀錄片《村小的孩子》在長沙的一場放映會結束後，我老家一個同齡人跟我說了一句話，讓我印象深刻。他說：現在的孩子接受的教育還不如我們當年。接着我們討論到這些孩子接受的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，以及社會教育，我們愈聊愈失落，愈覺得無望和無力。

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了，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，一躍成為

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但為甚麼當今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及其環境，還不如我們二十年前，這是值得思考的。

我上大學時喜歡在圖書館看書，枕頭旁邊也常放着書，每個晚上都是看書看累了睡着的。記得有一次去學校圖書館雜誌室看書，雜誌裏有一篇文章是講述留守兒童的，那時才明白，原來我老家村裏像我這一群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，是被貼了一個標籤的，叫「留守兒童」。據2005年抽樣統計，中國大陸留守兒童的人數是5,800萬，到2010年增加至6,103萬。大學期間我陸續上網查了關於這個話題的文章，還有這方面的媒體報導，但覺得很表面，不夠深入，因為對於這群孩子，我是最了解的；而且我自己也算是留守兒童，我老家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兒童。當時我很自負，覺得要是我拍這個題材，可能更為深入和深刻。

其實真正觸動我趕緊去拍這個群體，是另外一個原因，就是「撤點併校」。從上世紀90年代，「撤點併校」政策在全國鄉村執行，我老家的光明小學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被撤掉的。當時村領導和村民強烈反對，不過最後還是撤了，除了有最高教育機構——教育部「撤點併校」這一政策背景外，

還有村小學是1968年修建的土坯房，到了90年代，大部分校舍需要修繕，有些已經開始成為危房了，上面不肯撥款維修；反正此時上面有這一政策，基層幹部執行了或許還可以成為政績，乾脆撤了這個教學點就省事了。

不過，當時撤校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，我老家村子約有一千七百名村民，適齡上學的孩子還是不少；加上村子位處高山地帶，孩子們爬坡山路上學，來回十幾公里，小學高年級學生當然可以走路上學（我小時候就是走路上學的），低年級學生根本走不了，所以村裏很多家庭的爺爺奶奶，在鎮裏中心小學附近租房陪讀，而村裏大部分孩子父母在外面打工。爺爺奶奶在家種地，現在要陪孫子孫女上學，不能種地，在鎮裏租房，吃住都得花錢，造成村民很大的負擔。此外，鎮裏中心小學負擔的壓力也很大，學校校舍不夠地方，一個班級七八十、甚至九十人，估計鎮裏學校的老師教了一學期書，學生名字也不一定叫得齊全。

我村裏學校在90年代中期就被拆了，拆之前村領導和村民已強烈反對，拆之後也一直打報告反映情況，希望申請重建村小學辦學點。村領導



《村小的孩子》海報。(圖片由蔣能杰提供)

也通過各種關係、各種手段，甚至上訪來表達訴求，但一直沒多大效果。

大約在2007年，我村裏創辦了一所臨時私立學校：「臨時」是因為希望重建，所以只是臨時辦學；「私立」是村裏學生家長自己請了一個老師，在村民家辦學，只招收低年級的學生——低年級的學生年紀太小，沒法走路上學。

2008年我步入社會，準備工作。那時只想着攢錢買台設備，回老家拍攝這群孩子。那一年正值金融危機，工作不好找，許多工廠倒閉。後來我找了一份超市服務員的工作，一個月收入就一千塊人民幣多一點，除了吃住剩不下幾百塊錢，攢了快一年的工資，也才三千多塊錢，等不及，就跟初中畢業便外出打工的堂妹借了四千塊，買了第一台攝像機，跑回老家開始拍攝記錄村裏臨時私立學校的這群孩子。

## 二 留守兒童與教育問題

當時我記錄的這所臨時私立學校的孩子，全班一共有二十二個學生，有十七個孩子是父母都不在家的，有一個是母親在家，有三個是父母在家的；留守兒童的比例較高，大部分孩子父母遠在600公里外的廣東務工。那時交通不太方便，孩子父母一年回家一次就算不錯了，過年時則常因為買不到票、來回成本太高、假期太少等，不能回家。當然，留守兒童比例跟當地經濟相關，如果當地有較多就業機會，或者較多的工廠企業，老百姓就有收入和經濟來源，這樣的地區留守兒童比例就小很多。

我在1992年上小學，那時一個學期的學費才幾十塊錢，班上同學很少是留守兒童，父母大多還是在家種地，很多農民家庭有養豬，靠賣豬給孩子交學費，我家就是。當然，那時也沒有「留守兒童」這個詞出現。開學一般都是父母陪同報名交學費，不像現在，照顧小孩、接送孩子上學放學，以及報名的都是爺爺奶奶。我上小學，班上同學哪怕有父母出去打工的，一般也只是父母其中一個出去打工，而且還不多；到了我上小學高年級的時候，發現班上同學（包括我自己）父母出去打工的愈來愈多。在我上小學四年級，也就是十歲的時候，母親也隨大潮，南下廣東打工去了（母親光在廣州從化的一家台資玩具廠打工了十年）。後來我和姐姐上大學，弟弟上高中，父親在家種地實在沒法供應我們姐弟三人的開支，沒辦法下也南下廣東務工了四年才回老家。不過，還好我十歲的時候母親才外出打工，我跟母親已經建立了很好的母子親情關係。不像我拍攝的留守兒童，這些孩子基本都是不到一歲，父母就外出打工了，孩子跟父母沒甚麼感情；在外務工的父母跟孩子接觸少，孩子也不太了解父母。

2009年上半年，我在村裏呆了三個月，除了拍紀錄片外，還給村裏臨時私立學校的孩子們上課。臨時學校二十二個學生，只有一個女老師上課，她也經常忙不過來。三個月後，我因為手頭上沒錢了，也沒法繼續跟拍，就南下廣東打工掙錢去了，和我在村裏拍攝的這群孩子的父母一樣。

後來大概是在2009年底，村裏的學校終於得以重建，主要有兩個重要的原因：一個是省裏財政廳的一個

高官是我們村的女婿，知識青年下鄉時，他下放到我村裏，在村裏務農了一年，因為有點文化，還在村裏學校教了兩年書，最後還娶了我們村的女孩子；通過他的關係，得到重建學校的大部分經費，剩餘少部分經費，還是得當地解決。當地政府答應解決是因為一件事，也就是學校得以重建的另一個原因：管教育的副縣長來我們鎮裏中心小學視察工作，村領導得知消息，組織村民去攔車，村民直接躺在這位副縣長的小車前面，要求重建我們村小學，得到確切答覆後才放行。最後這事還真成了，攔車的事情，在當地還挺轟動。

到了2010年，村小學教學樓很快建好，兩層樓，四間教室，村裏還舉行了很隆重的落成儀式。但學校很快面臨一個問題——師資問題，以前村裏的老師在學校被拆後，都調往鎮裏學校去了，很多不願意再回到村裏教書。當然，給予同等待遇、甚至更低待遇，誰願意去偏遠的鄉村教書？所以鄉村教育要留住老師，應該給予他們應有的待遇和尊嚴，這點很重要。要不光憑情懷和理想，太難支撐，所以鄉村教師留不住，走了一批又一批。我經常聽到鄉村每年開學，校長很急；老師不夠，招不來老師，實在沒老師來，就只能找代課老師。比如學生當中，誰的父母在家，正好有點文化，就可以教了，反正村裏一般是低年級孩子，教他們難度不大。我村裏的小學，這幾年就是這種情況，所以老師換了一個又一個。

我常調侃當今教育問題：一個是教育整體投入不夠，佔比遠低於很多國家；另一個是資源分配有問題。改

革開放、經濟發展以及城鎮化都需要勞動力，結果是掏空鄉村，讓鄉村大量的年輕勞動力外出打工，而大城市的很多資源，特別是教育資源，又不開放給農民工，很少農民工有能力把孩子帶到身邊上學，其中還有很多限制，包括戶籍制度。經濟發展也造成很多農村傳統家庭解體，許多孩子家庭教育缺失，而學校教育又得不到應有的重視；老說陪伴是最好的教育，但鄉村孩子們更多是隔代教育，而很多爺爺奶奶文化程度不高，平時還得忙農活，因為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了，很多田地還不能荒。爺爺奶奶帶小孩，就只管他別凍着餓着，談不上太多的教育，更別說輔導孩子們功課了；很多留守兒童長大了，爺爺奶奶便管不着，所以現在太多鄉村孩子迷戀遊戲、手機和電視。

我老家的孩子們在這樣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下，學習成績很難說有多好。很多孩子不愛學習，到了初中叛逆期，不少孩子輟學，要不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。當然，打工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有一部分孩子就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。有數據分析顯示，城裏少年犯管教所裏的孩子，大部分有留守的經歷。就算鄉村孩子能上高中，也很難有考上大學，特別是名牌大學。《村小的孩子》在清華大學放映過兩次，放映後交流時我跟學生說，叫他們去統計班上的同學，看有多少是鄉村出生的孩子。其實高校裏農村出生的孩子已經很少，現在階層固化嚴重，鄉村也很難有孩子能通過教育途徑來改善命運，也很難通過接受教育來實現階層流動。因為這個社會無法給他們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和

資源，注定他們很難走出去，他們不只是輸在起跑線上。

從2009到2019年，我以我村小學為樣本，陸續做了五次全校留守兒童佔比調查，發現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孩子佔比超過75%，期間留守兒童比例沒有降低，反而有上升趨勢。因為在鄉村種地很難掙錢，農民糧食近十年沒有怎麼漲價，人民幣又不停在貶值，大城市的房價都翻了很多番了。我老家主要農作物是水稻和玉米，比如稻穀，十年前是130塊錢一百斤，現在還是；稻穀不漲價，據我了解玉米的價格還在下降。而人工成本、農藥、化肥、種子不停在漲價。雖早就不用交國家糧了，政府還給農民補貼，但是很多農民拿了國家補貼，田地照樣荒着。我父親身體不好，2016年我就勸說他不要種地了，種地太辛苦。特別是我村屬於高山地帶，田地比較小，很難機械化，還延續着幾千年的農耕模式。現在雖然慢慢機械化了，不過頂多只是半機械化。

有人說，中國不是早就有九年義務教育了嗎？但是各種名目收費的還是不少，我老家小學一個學期開學收費幾百塊，初中更多。我在2012至2017年返鄉，因為鄉村教育和醫療太落後，最後選擇帶孩子到廣州上學，發現廣州公立學校的九年義務教育辦得更好，收費更少，這讓我感到意外和驚訝。我老家中小學除了開學收費不少，其他方面也有一些開支，比如，村裏交通比以往方便很多，有水泥路了，但一個孩子坐校車一個學期光交通費就得八百塊，一年就一千六百塊，要是兩個孩子上學，光交通

費就得三千二百塊，要是純粹靠在家種地，得種多少地才能掙回孩子的交通費？《村小的孩子》裏一位奶奶說的話，讓我印象深刻，她說寧願在外面打工八百塊錢一個月，也不願回家種地，因為種地掙錢實在太難。

九年義務教育在各地收費是不是差別比較大、有地域性差別，包括教師工資是不是一樣，我沒有做太多調查。我聽說教育開支方面，國家撥款是一部分，還有一部分是當地政府解決。我老家教師工資，特別是正式老師和代課老師差別就不是一般的大，正式老師每個月有兩三千、三四千塊，代課老師就只有幾百一千來塊，退休後還沒有工資，可謂典型的同工不同酬，關鍵是很多鄉村地區還是代課老師在支撐着基礎教育。老家還有拖欠工資、工資補貼沒發到位，或者挪作其他用途的情況，當地也出現老師罷課、老師集體去縣政府上訪的事情。我也覺得很氣憤，本來老師工資就不高，還遭到剋扣、拖欠，老師工資都得不到保證，他們生活得沒有尊嚴，怎麼安心、安定來教育孩子？老師待遇太差的話，很多優秀的人才自然不會投入教師行業。我還想說，優秀的人才應該更多地投入到教師行列，一流的人才才能培育一流的人才，但是須讓他們活得有尊嚴，這是前提。

### 三 留守兒童與農民工的循環

我有時也在思考，隨着中國城鎮化發展，是不是多少年後，就沒有留

守兒童了。或許多少年後，留守兒童長大成為父母，成為農民工，他們的孩子不再被留守。或許留守兒童成為農民工，農民工的孩子又成為留守兒童，這樣留守一代、二代、三代……農民工一代、二代、三代……如此惡性循環。

當然，當年沒有愛和陪伴的孩子，他們成為農民工，成為父母後，是否有陪伴和教育下一代的意識？是對這個社會充滿愛，還是很冷漠，或以各種讓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報復社會，成為這個社會不穩定、不確定的一個因素？因為在他們的童年和成長階段，社會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學校也好，沒有給予他們太多的愛、陪伴和教育。

對於這些留守兒童的命運，我不能掌控；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，有些留守兒童家庭我跟拍有十年了，我可能還會記錄他們下一個十年，或者再下一個十年，他們的命運我很好奇，我只能用紀錄片去記錄。

我拍攝鄉村兒童和鄉村教育題材紀錄片都比較獨立，我並不覺得自己在找茬，也不是在抹黑誰，只是想讓更多人看見這個社會問題，讓更多人

意識到這個社會問題；看見和意識到這個社會問題，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。所以我拍攝這類偏向公益題材的紀錄片，爭取更多的放映機會，也歡迎傳播和發聲。

我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裏，生活在一個人與人之間更信任，社會更安定、更安全的環境裏。我願意為這個我理想中的美好社會貢獻一分力量，也在親朋好友的支持下，在老家鄉鎮學校門口建了四家鄉村圖書館。希望孩子們在沒有父母陪伴的環境下，圖書館能夠陪伴他們成長，雖然做得很吃力，但我也一直在堅持。

我並不相信在一個糟糕的社會裏，誰能獨善其身。就算我的片子不能更廣泛地傳播，說我傳遞負面情緒、負面信息也好，我還是相信我的紀錄片有學術價值，有文獻資料價值。當後輩想了解我們所生活和成長的年代裏，鄉村孩子生活得怎麼樣，鄉村教育怎麼樣，我希望他們能找來我的紀錄片看看。

所以在任何年代，偉人得有偉績，不是吹噓出來的，因為在這個社會裏，還是有一幫人在記錄，在吶喊，在傳承。



蔣能杰採訪鄉村老人。(圖片由蔣能杰提供)

#### 註釋

① 《村小的孩子》為我拍攝的留守兒童紀錄片三部曲的第二部(另外兩部分別為《初三》和《加一》)，本片曾獲第三屆鳳凰視頻紀錄片大獎最佳紀錄長片獎、法蘭克福影展一等獎等榮譽，在全國主要城市公益放映超過500場。

蔣能杰 獨立製片人，紀錄片工作者。